



CHINESE
NATIONAL
GEOGRAPHY

中国国家地理

门头沟附刊

北京向西 文明肇始 山水家园

永定河：北京的母亲河
百里画廊：从三家店到斋堂
京西古道：商道 军道 香道
古村落：这里是最能记住乡愁的地方

www.dili360.com





长安街西 城邑门头次第开

北京城的崛起，源自地处华北平原、山西高原和内蒙高原的交汇带，这其中门头沟注定要写上浓墨的一笔。沿着太行山脉的南北大道和东西向的京西大道，在门头沟纵横经纬，成为黄河文化和中原文明向东迁移的天然通道，秦晋文化与燕赵文化，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经历历史漫长的时光，逐步融合为北京的中心。

长安街西放眼望，城邑门头次第开，在门头沟，依次打开的，是春秋的秦晋之门，辽阔的草原之门和明清的城廓之门。

率先穿越的春秋之门，从西周分封的“蓟”和“燕”进入北京，川流不息的蓟门桥，留下古邦国的地名，燕国太子刺秦的壮举，也只有故事的流传。然而，在门头沟千军庄和庄户村一带，还保留着与春秋“雅乐”一脉相承的古幡乐，连接秦晋的雅风，演变成今天鼓舞的乡俗。当游牧民族和农耕交错的时候，金元的铁骑，挟带着草原的狂飙而来，1235年，蒙古军队从门头沟沿着沿河城，黄草梁天津岭一带，经十里坪南下一举灭金。从金中都到元大都，开始北京城市最辉煌的格局，门头沟柏峪村的秧歌戏，本是明朝守关人的后代，为排解寂寞，将家乡河南的戏曲排练出来，但是，却保留着许多金元的曲牌。戏乃虚，万籁由虚变实，台尤古。千年借古喻今，门头沟乡村的戏台，演绎着一个王朝的舞台。

如今，百花山下，葱郁草木间房舍俨然，远山浮云环绕，静谧恬淡，一幅世外桃源图景。面对千万年的世事变迁、白云苍狗，群山无言，却知道太多的往事。每一位登临送目者，亦能读出不同的故事。

封面及本版摄影/金谊平

北京向西

文明肇始 山水家园

李小波 撰文

上世纪20年代，瑞典汉学家、美术史家喜仁龙来到中国，惊叹于北京城的天造地设，用图文写下了《北京城的城墙和城门》，书籍在伦敦限量印刷800本，引起了西方学者的极大关注。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泰勒教授认为，如此宏大精美的东方古都，无法用科学来解释其演变，应该是古人占卜所致。然而，在北京城研究泰斗、中国历史地理创始人、北京大学侯仁之院士看来，北京城的渊源，就孕育在历史和地理的时空变迁中。

北面燕山，西部太行山，环绕着华北平原，由永定河等冲刷而成的冲积扇，向东南开敞倾斜，形似一个海湾，被形象称为“北京湾”。

如果说“北京湾”是首都的母体，永定河就是北京的脐带，门头沟则连通着都城的经络。门头沟不仅仅是冲出太行山麓的第一泓飞瀑龙泉，更是古往今来的渡口，裹挟着历史的烟云，穿过燕国的津梁，唐宋的驿站，金元的屯堡，明清的码头。人们还记得《北京颂歌》的旋律，“灿烂的朝霞，升起在金色的北京”，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北京新石器时代的第一缕文明曙光，就在这里，最先照射在首都的门头。



门头沟区卫星遥感图

门头沟是华北地层最丰富的区域

永定河发源于山西宁武县和内蒙兴和县，自河北经过官厅水库后，从太行山崇山峻岭中奔流而出的山地径流，在门头沟形成北京的第一道水门。收敛起山野狂放，舒缓的化作一页文明的扇面，这个被地理学家称为冲积扇的地貌形态上，门头沟犹如年轮般的地质教科书，翻开了京西的大地故事。

门头沟几乎囊括了我国华北地区所有的地层，仅华北和北京地区各个时期的标准地层剖面和参考剖面就有20余个。而且，门头沟（北京西山）是我国地质工作的摇篮。100多年前到中国的外国地质专家几乎都到门头沟考察过地质。我国第一批地质学专业学生，1906年在北京西山进行毕业实习考察，其成果编成我国第一部区域地质志《北京西山的地质》，这是我国第一部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的地质著作，1920出版发行。



门头沟区属于华北陆台的一部分，处于我国地形三大台阶的第一级与第二级的过渡带上。区内山地面积占98.5%，是北京唯一的纯山区。四列西南-北东走向的山系纵贯区内，自北向南依次为灵山-黄草梁-灰金垅-笔架山；白草畔-百花山-老龙窝-聚贤山-清水尖-妙峰山；九龙山-香峪梁；马鞍山-卧龙岗。永定河自西北向东南一路劈开重重大山，在三家店冲出山口，营造出广阔的洪积冲击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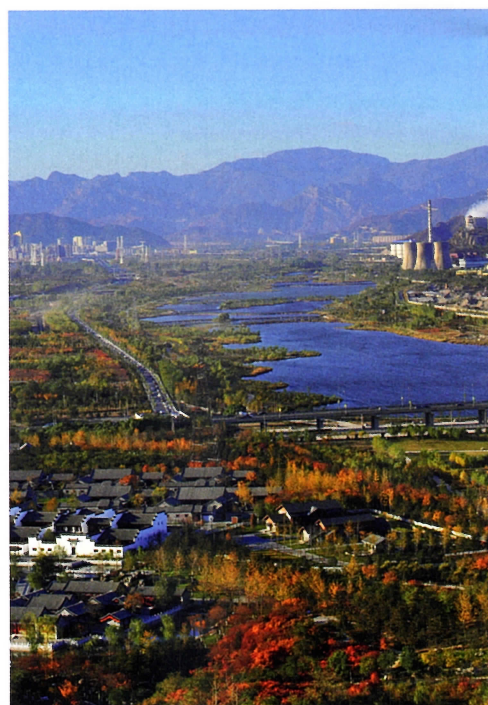
在门头沟的山川沟壑间，马兰黄土、东胡林遗址和煤炭这三项不得不提。

黄土孕育黄色的华夏民族是大家熟知的文化命题，但黄土的分类则是大众不太熟悉的科学命题。中国黄土分为早更新世午城黄土、中更新世离石黄土及晚更新世马兰黄土，在晚更新世距今10万年到1万年间，是全球人类起源的关键时期，经历了冰川的研磨、风力的飞扬和流水的搬运，大漠黄沙古意盎然的飘落，在北京西山永定河及其支流的阶地与谷坡之上沉积。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站在马栏村马栏台上，眺望对面九龙头黄土台地的层层黄土沉积，因而称之为马兰黄土，九龙头也成为了权威的马兰黄土标准剖面。

1966年，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的同学在门头沟东胡林村实习，发现了一座墓葬，后经中国科学院古人类研究所调查和发掘，证明是新石器早期的一座三人合葬墓，距今大约1万年左右，其中，女性约为16岁左右，万年前的北京女孩，和今天的碧玉年华一样，爱美时尚，颈部带着螺壳项链，还有牛骨串成的骨镯，墓葬旁边的灰坑、火塘遗迹各种砍砸器，反映出北京人早期的生活状态。因聚为城，因城而都，门头沟东胡林遗址和北京周边的一系列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薪火，已经璀璨成今日首都的万家灯火。

被黄土淹没的森林原野，木头在更深的地层里碳化，亿年地质年代，万年人类起源，千年文明进程，闪着乌金般光泽的煤层被发掘利用于地表。门头沟历来是北京煤炭的供给之地，西边的阜成门，由于流通着门头沟的煤炭，曾经被称作“煤门”。早在元代，马可波罗来到元大都，专门记载煤炭的利用，赞叹“石只火力，如同脉络，经久不熄”，元朝的煤炭税，只在北京和大同征收，门头沟为主要征收地，至明代，门头沟的煤炭专供朝廷，并将宛平县丞移至门头沟，管理煤炭事宜。由于煤炭利润颇高，牵连过诸多朝廷官员，“赵高指鹿为马，忠贤以煤为矿”，成为魏忠贤的死罪之一，清代和珅家奴因为开采煤矿，影响京西寺庙水源，竟被乾隆下令诛杀。光绪年间为了煤炭运输，在1908年由詹天佑主持建成了自西直门到门头沟城子村的京门铁路。

如今，门头沟的煤厂已经关闭，从马兰黄土中的早期人类对火的利用到煤炭的大量开采利用，门头沟丰富的地层地貌，远远超出了风景的意义。



神秀京西成就了北京的居游天堂

西山是北京人的情节，在燕京景物中，无论是后海闹市的银锭观山，还是城郊山野的西山晴雪，西山是都城的远方对景。从旅游角度看，宋代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提出的可望、可行、可游、可居，堪称一种境界，京西可望，而且可行，长安街向西，转眼景观改天换地，京西古道从历史时期的军用地，商贸道和进香道，已变成今天纵贯北京西山的108,109通衢大道，进入门头沟，开门见山，神秀迷人，三山（灵山、百花山、妙峰山），两寺（潭柘寺、戒台寺），一河（永定河），一湖（珍珠湖），已经成为最好的生活方式和北京的居游天堂。

从地形看，门头沟好似巨大的山水福地，灵山、百花山、妙峰山三足鼎立，构成依托的洞天壶底，面向北京的壶口则由戒台寺和潭柘寺护佑门头，永定河和珍珠湖构成人居环境的良好环境，村落、城镇、度假庄园，构成桃花源中落英缤纷的怡然乐居。“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似乎

永定河支流九河沟（湫河）峡谷内，出露元古界岩层的白云岩、砂岩、碎屑岩，其生成年代在距今8—14亿年间，比百花山等地距今1.5亿年岩层不知早了多少“辈儿”。四十五岭为典型的褶皱构造地貌，古道旁五颜六色的层岩剖面有如彩绘的等高线地形图。下图中水边斑驳的石头花纹像是给我们传递着远古的信息。

摄影/徐正荣





从三家店出山后的永定河门头沟段近年来开展恢复水面、建设湿地生态系统，构建起了“一湖十园五水联动”景观体系，使永定河河道内湖泊溪流与各大公园内的水系、水源、水景相互连通，河道碧波荡漾、两岸葱绿，成为了人们休闲娱乐的城市公园。

找到了另一种诠释，最早居住在这里的先人，在晋代吸取了来自西域的精神魔力，成为佛教传入北京后遗留至今的最早寺庙。至明代，西山地区已是庙宇密布，明人王廷相有诗云“西山三百七十寺”即是当时盛况的描述。潭柘寺不仅仅是因为时间早而闻名，更重要的是与北京的城市佛缘，忽必烈的女儿妙严公主为了替父赎罪，在潭柘寺出家，元大都英雄天下，潭柘寺儿女情偿。明初重臣姚广孝法号道衍，在他的谋划下，起兵“靖难”，让朱棣夺取了皇位，功成名就之后，姚广孝辞官不做，到潭柘寺隐居修行，同时，参与设计北京城。明清北京的城廓，源于潭柘寺的禅意匠心。

居住在门头沟，除了山水生态的灵秀和河湖滨水的环境，一种乡愁挥之不去，门头沟7个镇，现存古村落50余个，提供了和谐人聚空间的范本。最有名的爨底下村，明代从山西大槐树迁来，村落按照传统风水格局，有楹联赞曰：东山之巅三尊神，福禄寿星照古村，背靠龙头对应案，笔峰朝外官如林；上得爨头纳紫气，下有门插锁财神，昔日辉煌随风去，世纪之交叉逢春。村落的奥妙令人玩味，但文化的核心在于孝善，“爨”字意解释为“家”，永不分爨，即永不分家。孝善立家，为国尽忠，是一个家族、一个村落的立身之本，门头沟的灵水举人村，琉璃工匠村等，无一不是可以寄托情感的身心居所。乡愁的真谛，在这里得到阐释，是血浓于水的家族情感，是根植于乡土的家园情结，是体国经野的家国情怀。

门头沟，以神秀的景观和情怀，成为京西极佳的生活方式：一城一镇一村，一庄一园一居，是人人之系的闲雅，一寺一观的禅意道悟，是人神之间的护佑，一山一水的生态泽被，则是天人之际的境界。

永定河

北京的母亲河

曹燕

撰文

世界各大都市大都依河而建、因河而兴，如塞纳河之于巴黎、泰晤士河之于伦敦，哈得孙河之于纽约，我国历史上的黄河之于洛阳、渭河之于长安。

北京的诞生和繁荣，也是因了一条大河——永定河，史学界一直有“先有永定河，后有北京城”的说法。它曾名无定河，咆哮的河水带来了泥沙和水患，也带来了平原的生长和丰富的水源，带来了文明的一次次演进，才有了北京城建城3000多年、作为金元明清三代王朝首都850余年的历史。

右图：永定河从河北省官厅进入西山，在100余公里峡谷行程中穿越了16亿年的地质时空。解剖了各种地质现象。囊括了元古代以来除华北共同缺失的古生代志留纪、泥盆纪地层以外的几乎所有地层。在永定河大峡谷中我们还可以欣赏古老的河曲，诱人的地层剖面，奇妙的穹窿构造，神奇的古火山口，巨大的冰川漂砾，神秘的古洞，方形山、半拉山等各色山体，以及美丽的峡谷风光。摄影/刘丽君

永定河水系示意图





永定河造就了北京小平原

作为海河水系的一部分，全长740余公里的永定河流经山西、内蒙古、河北、北京和天津，流域面积4.7万多平方公里，源于山西省宁武县的桑干河和内蒙古兴和县的洋河，两大支流在河北省怀来县汇合后始名永定河。

裹挟着上游从黄土高原带来的肥沃泥土，永定河在太行山余脉的崇山峻岭之间左冲右突长达100多公里，穿越河北省旧庄窝、幽州和北京门头沟山区的斋堂、雁翅、王平、妙峰山、军庄、龙泉等六个乡镇，在今天的门头沟区三家店冲出山口，形成了面积巨大的洪积冲积扇，填埋到因造山运动而正在沉降的“北京湾”凹地里。

永定河的洪积冲积扇面积巨大，北起今天的北京海淀区清河一带，南至大兴区黄村一带。包括北京城区及石景山、朝阳、大兴等区的全部，海淀区南部、丰台区东部、通州区西南部、房山区东部等广阔的地域。北京城正是坐落在以永定河洪积冲积扇为主，沟河、潮白河、温榆河、大石河洪积冲积扇为辅的这片开阔土地上，这里海拔5米至50米之间，地势平缓、河道纵横，历史地理学家称之为“北京小平原”。

“东控辽碣，北连朔漠，西接三晋，背负燕山，左拥太行，右濒渤海”——这是人们对北京小平原位置的精准描述。

永定河滋润了祖先们繁衍生息的土地

因为有大河，才孕育了文明。永定河上游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泥河湾是东亚古人类的发祥地，发现了40余处100万年以上的古人类遗址，最早的接近200万年。而在今北京境内，距今约11万年前桑峪人和约1万年左右的东胡林人，皆沿永定河峡谷或其支流清水河畔而居。考古学家贾兰坡、黄慰文认为永定河峡谷是哺乳动物迁徙的通道，也是古人类迁徙的通道。上述早期人类



从官厅大坝到三家店水闸，永定河蜿蜒在万山丛中，被称为官厅山峡，又称幽州峡谷、永定河峡谷。“万迭山横翠，千盘河曲长”，峡谷长达108.7公里。其中从官厅水库大坝到沿河城这一段，是其精华所在。图中永定河的一湾碧水以180度的大拐弯，温婉地环抱着一座小村。这村里的人们，每天都枕着水声入眠。——摄影/李长山





俯瞰出山口一带的永定河，曾经在山峡中蜿蜒急奔的河道变得宽阔平缓，龙泉镇、永定镇两片小平原虽然只占门头沟全区面积的1.5%，但是却居住着门头沟区三分之二的人口。摄影/那仁木伦

的子孙后来逐渐顺流而下，迁移到永定河出山口东西两岸一带，最后，才迁徙到北京平原。

而来自中原腹地的最早一批先民沿太行山东麓北上，试图向更北方的蒙古高原或者松辽平原迁徙之时，一条大河挡在了他们的面前，而在河的对岸，从内蒙古高原或松辽平原一路奔波而下的另一群人们则正在和他们遥遥相望。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在推想这种迁徙的情景时，曾假定他们所站立的地方正是永定河两岸，因为从此沿河岸继续上行，岸高流急，不便越渡，而从此往下，河床开阔，又极易泛滥成灾。总之，从那时起，一个连通两岸的古渡口便已经开始成形。



作为挽结南北、交汇三个文明区域的枢纽，此处古渡口发展成为过往人们的停息之地，从暂时的歇止、到相对永久的居留之所。

但是，他们所面对的这条大河流量极不稳定，特别在每年夏季暴雨集中的时期，洪水暴涨，渡口附近随时面临着被覆没的危险。因此，人们继续向东北方向迁移，最终在距离渡口20余里的一处名为“蓟丘”的高地上停留下来，聚落成群，这就是北京城最早的雏形——蓟城。

1995年，侯仁之为“蓟城纪念柱”所撰《北京建城记》一文中写道：“北京建城之始，其名曰蓟……”在分析蓟城形成的位置时，侯仁之解释：蓟城正好处在古代永定河洪积冲积扇脊背的一侧，这里地势平缓，土壤肥沃，且有微微隆起的小丘（蓟丘）点缀其间。

蓟城城址正当古永定河洪积冲积扇的潜水溢出带，地下水源充沛，便于凿井汲水。而溢出地表的承压地下水，又往往喷薄为流泉，停滞为湖沼，甚至汇流为清澈的小溪、河流。

正是有了永定河水的滋养，古代来自三处远古文明的先民在这一地域定居、繁衍，从最初的简单村落逐步发展成了人口密集的城市，早在东周时期，史书上便有了“武王封尧后于蓟”的记载。

历史上永定河的水源十分丰富，地下水资源充足，清冽甘美的西山诸泉主要是永定河通过石灰岩（裂隙）渗滤而来的，这些名泉之水汇成多条河流，流经今天北京城区大部分区域，为人们



门头沟 1455 平方公里，有一半属于海相沉积的石灰岩地层，龙门涧、珍珠湖、南羊沟、黄草梁象鼻山都是比较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清水、斋堂、雁翅、王平、妙峰山、潭柘寺镇有大面积的岩溶地貌（喀斯特地貌），绝大部分是没有开发的处女地。“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在当地人生活里，这山、这水早已是他们生命中的一部分。摄影/贺伟

的生产、生活提供了丰富的水资源。特别是明清时期，正是因为有了永定河间接提供的水资源，才使西郊一带的皇家园林得以不断扩展。而今天北京城内的什刹海、积水潭、龙潭湖、莲花河、高粱河均为古永定河河道的余脉。据考：从古蓟城内出土的大批战国至汉代陶井到明清北京城大街小巷数以千计的水井，其水都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永定河。三国时期，永定河上曾修建过北京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戾陵堰、车厢渠，这个水利工程效益最好时灌溉北京周边 100 余万亩土地，前后使用数百年之久，对北京城市的形成与发展产生过深刻影响。

可以说历史上的永定河是北京的“生命水道”，滋养了北京城，养育了北京人。

而在永定河的上游、张家口涿鹿县一带是中华民族始祖黄帝、炎帝活动的重要地区。《史记》黄帝本纪记载，标志中华民族形成的几个重大事件：涿鹿之战、阪泉之战、合符釜山、建黄帝城都发生在这一带。永定河把中华民族第一城——涿鹿黄帝城与现在的国都北京城连接起来。

永定河是一条非凡的河流，虽然不大，但它与长江、黄河一样，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

永定河带来了物资流通的补给线

永定河劈开太行山余脉，形成了一条百余公里长的河谷，沿河两岸和沟谷地带最便于人们通行，因为这里既较少地付出爬山越岭的辛苦，又容易找到停顿修整的地方和水源。沿着永定河行走的，既有从西山外运煤炭山货的商人，也有贩运产自朔漠的骆驼马匹的商队，又有四面八方到妙峰山进香的善男信女。这条漫长的京西古道，是古时北京沟通西部省份的主要道路之一。

几千年来，北京地区形成聚落并发展成为城市，一直没有离开永定河流域中上游所提供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包括生火取暖的木材、煤炭，到建筑城池、民居的石料、石灰，食用的干鲜果品等。

一个城市的发展和存在必须依赖水、粮、燃料这三大项货物的供给。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沿着永定河展开的古道便是京城木材和煤炭的供给线。以木材为例，自辽金到明清，皇宫和北京城中居民消耗的木柴木炭多取自于永定河流域的森林。特别是明清时期，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人口的增加，木柴耗量更是惊人。明廷曾设有“惜薪司”，专门掌管皇宫的木柴、木炭供应之事。当时木柴砍伐后置于河中顺流而下，漂流至今天的石景山河段的渡口，捞上岸晒干再运往京城。永定河流域煤炭的开采则可追溯到辽代，今天的西山地区（门头沟、房山一带），煤炭资源十分丰富，一千多年来，黑色的煤炭便通过永定河岸边的古道源源不断地运进京城。

沿着永定河散布开来的京西古道更是一条文化遗产线路。自从有人类在北京西山活动以来，门头沟地区出现了众多的古村落、古寺庙、古长城、古岩洞、古矿址、古地道、古墓葬，产生并传

承了诸多民族的民间民俗文化，这些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无不与交通道路紧密相连及相关，永定河流域文化，同时也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家店位于永定河总出山口处，明清以来是京西“西山大道”的起点，各种商品自京城至此，转往深山区；西部山区的煤炭、干果等物产在此集散，送往京城。因此，三家店村在明清时期，沿街布满大小店铺、煤厂，鼎盛时期多达150多处，清乾隆时期形成商业发达的集镇，兴盛了数百年。三家店村主要街道至今仍保留着古朴风貌，近年来已引起众多专家学者的关注。

大河波涛：从无定到永定

远古时期的永定河从今天的门头沟区三家店附近出山口以后，已形成从西北到东南的基本流向，但由于地质构造运动及泥沙淤积河床等原因，在大致流向不变的前提下，奔突在北京小平原上的永定河道也不断左右摇摆、迭经变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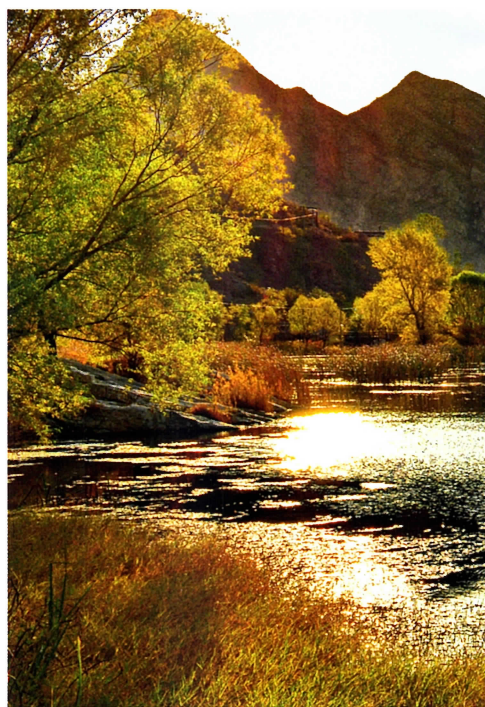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尹钧科指出，根据考察，以三家店出口为基点，北起今天的清河，西到小清河、白沟河，在方圆百里的范围内，不断摆动的永定河就曾经留下了几十条故道。这其中最主要的四条古河道遗迹，由东北向西南依次为清河一线、老山—紫竹院—高粱河一线、莲花池—凉水河一线和卢沟桥—龙河—凤河一线，而其中又以清河一线最为古老。据此，有人认为，永定河道在北京平原上经历了一个由东北向西南逐渐偏移的过程。

历史上永定河有很多名字，如漂水、治水、桑干水、清泉河、浑河、卢沟河、永定河……这么多名字，就是因为它的水一直在发生变化，除了逐渐漂移、摇摆不定的原因以外，河水由“清泉”的称谓变成浑河、号称无定河、小黄河的变迁，也颇为耐人寻味。

由于上游流域植被的迅速破坏，特别金元时期，因为战争、营建宫殿、发展漕运、城市取暖烧炭等需要，大规模林木砍伐一直没有停止，到明代永乐年间营建北京城时，北京周边已经没有了大木可伐，这种破坏的范围甚至波及到太行山另一侧的山西一带。森林植被的严重破坏，使得越来越多的黄土被裹挟而下，而永定河也进入了历史上最为浑浊、最为摇摆不定的时期，“无定河”之名便在这个时期迅速传布开来。或者有更直接地被叫做“浑河”、“小黄河”，顾名思义，泥沙量大、水患频繁。

明万历皇帝就曾望着波涛汹涌的永定河感叹：观此水可知黄河矣！而清代自1644至1911年的268年间，永定河决口漫溢即达78次，平均每4年左右造灾一次。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经过大规模治理后，河道相对稳定，为祈望这条大河永远安定，永绝水患，康熙帝为这条大河赐名“永定河”并沿用至今。

在河流的孕育滋养和希望洪流能被驯服之间，永定，寄托了一种美好的愿望。



近年来永定河水系进行了大规模综合整治，随着上游山西、河北等地区采取了截污治污措施，官厅水库库区实施种植水生植物、增殖放流、封库禁渔，使进入官厅山峡的水质到很大程度改善。而在山峡区域大面积展开的植树造林、水源保护、河道整治、修复湿地，使山区河道原有的自然生态系统得以恢复，形成山区百里生态绿色走廊。摄影/李建兵



永定河重生：以另一种方式滋润北京城

永定河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依然有20余亿立方米之丰富水量。然而数十年间，因为干旱少雨、上游用水和北京城市用水量剧增等复杂因素，永定河水急剧减少，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三家店以下70多公里的河道更是长年断流，干涸的河道沙化严重、甚至成为了风沙的源头地。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治水问题和社会经济和生态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为弥补对断流30年的母亲河的亏欠，北京从2009年开始实施永定河治理工程，投入169亿元巨资建设永定河绿色生态发展带，使永定河170公里北京段恢复流水，尤其是在37公里城市段建成了门城湖、莲石湖、园博湖、晓月湖、宛平湖五座湖面和十大公园，通过城市再生水的注入和涵养，恢复“卢沟晓月”等水景，再辅以河道内外园林生态绿化，使河流重新成为景观、成为构建美好生态环境的一环。

如今，无论穿行在官厅峡谷间的流水间、或是徜徉于碧波荡漾、水草丰茂的城郊湖畔，不得不感叹这条大河的另一种生命形态。

永定河，这条曾经汹涌澎湃的大河孕育生命、文明、城市，汇成了屹立千年的北京城，同时，她也被北京城所影响。

李约瑟说北京是“将深沉的对大自然的谦恭的情怀与崇高的诗意组合起来、形成的任何文化都未能超越的有机图案”，那么，永定河就是这一图案最为亲切的底纹。这是北京城和一条大河的故事，而且这故事也将一直讲述下去。

百里画廊

——从三家店到斋堂



许君达 撰文

横贯门头沟东西的109国道（北京段）既是门头沟山区的运输生命线，同时也是串联着众多美景的景观大道。尤其是从永定河边的门城到太行山深处的斋堂、清水这段近百公里的路程，沿途更是山河秀丽，幽谷奇绝，行走其间，琳琅百态，仿佛是一座天然的百里画廊。

百花山是门头沟境内第二高峰，主峰位于门头沟与房山区交界之处，与西南方向不远的百草畔山脊相连，形成一片平坦开阔的山顶草甸。春夏之季，草甸上百花盛开，视野宽广，远眺群山层叠，美不胜收。
摄影/金谊平

东段 山水灵秀三家店

门头沟在北京是特殊的，市内的公交车只要稍稍开出城，就会一不小心闯进大山大水的画布中。幼年时我曾有过一段经常在门头沟和北京城之间往返的生活经历，那时，每次“回沟里”都盼望着能乘坐更慢更绕远的336路车，而非从地铁站取道近路直达，只因沿109国道行驶的336路在穿过京西古村三家店之后，将会邂逅令我着迷的美景。

时至今日，我都一直认为三家店附近是离北京市区最近的山水胜境。

站在三家店段的109国道旁眺望，你会惊讶于眼前这幅全景山水画卷竟涵盖了如此齐全的风景元素：西北方向造型峻朗的峰峦由远及近，从高到低，从朦胧到清晰，层次感分明；香峪梁与九龙山一左一右，像两扇开启着的闸门，衔着永定河波光粼粼的平静水面。

天然的地脉决定着人类活动的点滴，人类创造的工程反过来也成了自然风景之外的绝佳点缀。三家店是永定河的一个良好渡口，古往今来，各种不同形式的交通路线在此汇集。在远山背景的映衬下，丰沙铁路一号桥强硬地横贯在视野正中，火车频繁通过，或载着远行的人们奔赴异乡，或挂着塞外的风霜驶向南方。在丰沙铁路北侧，斜军（斜河涧一军庄）联络线用了一座更高的曲线大桥飞跨两山之间，似长虹卧波，与敦实笔直的丰沙一号桥比起来，它的造型更修长妩媚，美妙的大曲线更是动感十足，看起来像是在丰沙铁路上方画出了一道神来之笔。在这里，工程美学有机而恰当地融合在自然风景中，成就了一场赏心悦目的美景盛宴。

从三家店进山后，沿途山灵水秀、村舍错落，风景虽不敢说奇绝，但也足以令人心旷神怡。从古至今都是久居京城的人们休闲游赏的理想之地，清代宗室诗人宝廷就是酷爱西山门头沟的“资深驴友”，诗云“一水绕山难觅渡，乱花夹岸各一村”，一幅山临水、水环山，村落点缀、鸡犬相闻的田园风光便宛在眼前，让诗人直有“得意如飞仙”之感叹。

酒香不一定都要在深巷，三家店是门头沟百里画廊的起点，却像河流从山峡之中豁然开朗的那一瞬般，让一路收集来的美丽与灵气恣意挥洒，高调地把游人直接带入高潮。这样的安排，或许只是为了让游人免于审美疲劳，因为，后面还会有更多的精彩。



中段 幽谷奇峡斋堂川

沿109国道西行，车辆在青白口与永定河分道扬镳后，一头钻进一条幽深的山谷，两边山势陡峭、山形奇特，岩石高峻而凸出，形状规整不杂乱。越往前走，山谷越开阔，向两边扩散开的高山也越呈现出奇特的造型。

这是门头沟最长最宽的一条沟谷——斋堂川。川内地势开阔、水流和缓，是斋堂和清水两个中心城镇的所在地。然而，在多山的门头沟，斋堂川只是众多自然地貌中的一个异类，川中清水河流域范围内的众多深山险峡才是主流，令人惊叹的风景就隐藏其间。

斋堂川北侧有一道山梁，横看如屏障，顶部呈现出整齐的锯齿形状，如果移动到它的侧面，就会发现这道山脊既直且狭，像一道刺向远方的利刃，在民间，这座山被称为“狗牙山”，这个通俗而形

黄草梁位于全国闻名的爨底下古村落北侧，穿过过古色古香的爨底下村，一番艰难的攀爬过后，一幅美丽的画卷就会在眼前展开。北方关塞上的山不够灵秀，但足够硬朗，透露着一种绝然不同于南方山峦的美感。摄影/金谊平





黄草梁上的“象鼻山”，其实更应被叫做“象鼻关”。它扼守着京西古道的上下山要冲，极尽险狭，颇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摄影/金谊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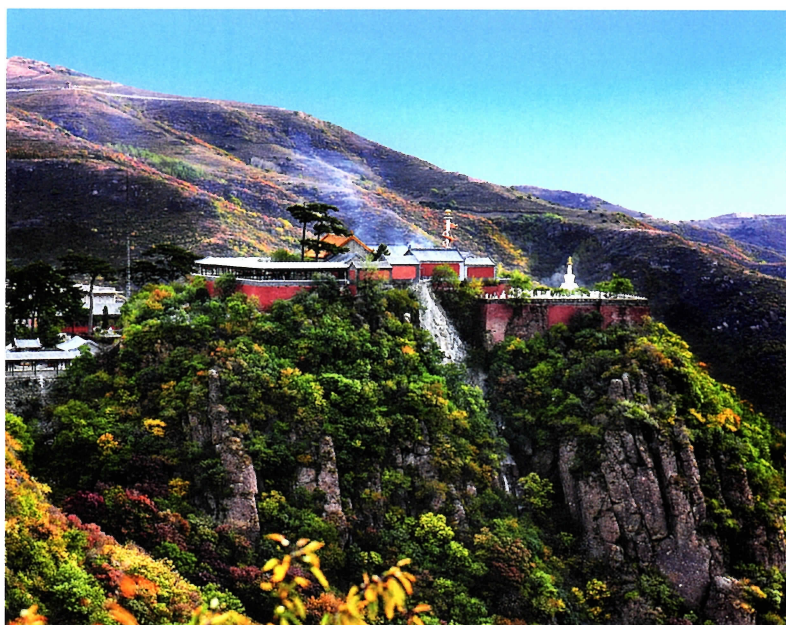
象的名字让人经常记不起它的本名“碣石岭”。狗牙山是地质史上造山运动的产物，原本的平地在地质作用中被挤压，因而褶皱、隆起，一些岩层比较脆弱的地方在隆起的同时也伴随着大量的破裂、塌陷运动，就像一块被用力掰开的饼干，破碎的裂口处就形成了狗牙山那样整齐的山体。

相较于北侧的破碎山地，斋堂川南侧的山体更加完整。从卫星图上看，清水尖、髫髻山、老龙窝、百花山、白草畔这一系列的山峰接连成岭，如果算上被永定河切开、但同属一脉的妙峰山诸峰，会发现这一道明显的山脉自东北向西南斜着把门头沟分成了两半。这道山脊的海拔并不是太高，适合攀登，且各个峰顶视野良好，近可

丰沙铁路与永定河并行，东西横贯门头沟区，为门头沟的山水风景添加了一份人文地理之美，其中三家店一号桥、珠窝七号桥、落坡岭大桥等工程，都是门头沟山水画廊中的重要风景点。



妙峰山上的金顶娘娘庙从明代开始供奉碧霞元君，清康熙年间得到皇家敕封，香火极盛，甚至有从山东山西等地跋涉前来的虔诚香客，赴妙峰山的多条香道也是京西古道交通系统的重要一部分。有趣的是，民间传说妙峰山娘娘“佑远不佑近”，对远道而来的香客甚是灵验。摄影/金道平



俯瞰脚下的斋堂川、清水涧、永定河，天气良好的时候甚至隐约可见远处的门头沟和北京城，因此近年来已经被“驴友”们开发成了一个户外活动的理想去处。

到了斋堂镇，街边店面里的农家饭菜是对一路跋涉的最好慰藉，虽然百里画廊里程已经过半，但山水画卷其实才刚刚展开。

从斋堂镇北行到永定河边有明代古堡沿河城值得参观。沿河城是一个位于永定河拐弯处的明代屯兵要塞，建于明万历六年（1578年），依山就势、凭险河边，现在依旧存有旧时的城墙和拱门。除了城堡，还有一系列敌台和断续边墙守卫在沿河城周边，构成一套完备的军事防御体系，弥补了长城在这一段的缺失。

为什么明朝会如此重视这里的防御？观察一下此地的地形地貌就会明白。门头沟一带的山体属于太行山脉尾闾，不像南太行那样高峻而完整，其构造运动反而与邻近的燕山山脉更加相似，山体更破碎、断层更密集。

从沿河城向东偏北方向延伸，有一条大断裂带，直达昌平境内，与之同时出现的，就是其垂直方向上众多发育更不完全——也就是更短小更深狭的小断裂带。这种构造的直接产物，就是在沿河城西北方向的数条近平行的大裂谷，裂谷呈西北—东南走向，形成了沟通边塞内外的天然孔道，若不加防范，来犯之敌便可沿着孔道长驱直入。

古人，尤其是守边的戍人们，想必不会有心思欣赏这荒远边地的风景，一方面是因为这些裂谷深沟中暗藏着杀机，此外，与北京城遥远的距离和险阻的路途也足以让文人骚客们望而却步。时至今日，技术条件已让我们能够更从容地深入昔日秘境寻古探奇。地理造化之美，与你只剩下一脚油门的距离。

沿河城附近的断裂峡谷中最惊艳的，当属龙门沟。从龙门口村

拐上进沟的土石小路，山势骤然收紧，左右两边陡直壁立的山崖高高在上，不把脖颈仰到极限根本无法看到两边崖顶夹峙中的一线天空——是的，这处风景就叫“一线天”。峡谷里的路面很是平坦，可以纵情驰骋，可是提起速度来却并不安心，因为我们好像闯进了未知的场域，环视四方，只有壁立的高山，找不到冲破这蛮荒峡谷的出路。难道这短短的路就要到尽头了？

继续前行，一句古诗忽然窜上心头：“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在车子似乎要撞上眼前山崖的前一刻，简易公路猛然一个转弯，把我们带进了一片豁然开朗的境地，两边的山崖依旧壁立，谷底却开阔起来，牧羊人赶着羊群回到依山而搭的简易围栏，羊却留恋着谷底地面上薄薄的一层嫩绿，执拗地不肯无条件顺从。这是一个被遗忘的桃源。由于山内交通不便、水源不足，近些年来，山中零星分布的小村庄相继搬迁出来，方圆近百里的山区内已无常住居民。

除了龙门沟，散布在109国道周边的龙门涧、双龙峡、南石洋等风景奇丽的峡谷都已经被开发为风景区，少一些野趣，但多了一分安全保障。

西段 空中花园在山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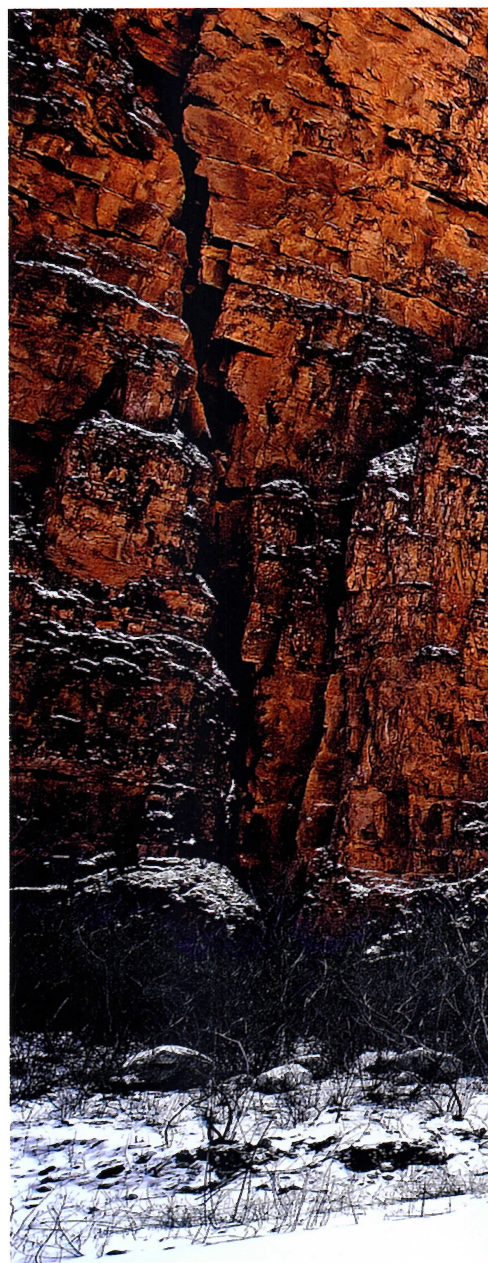
龙门沟最深处有一个名为榆树湾的旧村，沿村后坡道上山，行不多远就会到达一片豁然世界：一道宽阔的山脊从脚下延伸向看不见的远方，山脊上黄草萋萋，春夏两季野花烂漫，山风吹拂，花草像浪一样起伏；京西古道南北迤邐着从身旁通过，顺着它向南眺望，一排被边墙串联起来的敌楼蜿蜒在地势稍高处：这里地势太过平坦开阔，山下的沿河城要塞不得不在此建立一道补充防线以防侧面受敌。

向南过了这段被称作“七座楼”的边墙防线，眼前的地面更加肆无忌惮地宽广起来，置身其中，好像天苍苍野茫茫的草原，只有头顶仿佛触手可及的云朵还在提醒着你，这是山顶。这里是门头沟著名的高山夷平面——黄草梁。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站在空阔平旷的山顶“十里坪”上，竟无端升起一种淡淡的离愁。离愁别绪与登山赏景的氛围格格不入，却又让人挥之不去，其实，并没有什么离别在此发生，要怪只怪弘一大师笔下的词句太过动人，更怪黄草梁上的风光画卷与词中意境太过契合。

门头沟最西边的斋堂、清水两个镇是整个北京市的屋脊，东灵山、百花山、黄草梁、老龙窝等高峰屹立在此，山脊开阔平缓，山坡陡峻，山谷窄深是这带山区的地貌特点。永定河以南、斋堂川以北、沿河城断裂带以西的一片山地尤其明显，主要山峰东灵山和黄草梁的山顶都有大面积的平坦草甸，两座山峰之间还有缓和的山脊相连。

这是夷平面作用的产物。五六千万年前新生代开始时门头沟



大雪过后，层层叠叠的白雪勾勒出南石洋大峡谷崖壁丰富的层次。南石洋大峡谷位于雁翅镇北部深山中，处于西山的“东灵山—黄草梁—笔架山”褶皱隆起带中。地层有元古界震旦系、古生界寒武系、奥陶系、石炭系，以及中生界侏罗系和新生界第四系等。岩石种类齐全，包括多种沉积岩、变质岩和火成岩。这些地层和岩石使得这里真正成为天然的地质博物馆。摄影/卢欣



这片地方曾经是一个比较开阔的准平原，随着新生代开始后的喜马拉雅运动，北京西山地面抬升、断裂带发育，河流切割与风雨侵蚀作用也逐渐增强，原有的高平面被撕裂，仅遗留下一些尚未被侵蚀殆尽的部分，这就是现在的山顶地带。假以时日，随着北京西山的不断抬升，河流的下切作用不断加剧，门头沟的山会更高，谷会更深，北京西山将越来越美。

在北京，旧时对门头沟的印象是煤炭、灰尘和偏远荒僻的大山。如今，告别煤矿产业的门头沟发现了更具长期投资价值的山川美景，变身成为京西旅游休闲胜地。109国道北京段便是连接起这诸多山水画卷的一座百里画廊，也是北京人值得自豪的景观大道。

京西古道

——商道、军道、香道

余思南 撰文



倘若从飞机上俯瞰门头沟区，会发现这个位于北京城区最西边的区域，南部、西部和北部基本上都被山地包裹着，不熟悉它的人很容易会产生重山阻隔、交通不便的印象。而事实上，这里不仅现代交通顺畅发达，古代也是最具规模交通体系的区域，辖区内各种交通道路纵横交错，四通八达，比如如今人们口中的“京西古道”，是从元代以前就陆续形成的、连接山西、内蒙古与北京的重要通道。

京西古道是北京以西包括门头沟在内的古村、古寺庙、古长城等之间繁杂道路系统的总称，按照用途它大致分为商道、军道、香道三个类型。

在京西古道系统中，商道及军道最为瞩目，是名副其实的能源之路和国防要道，连通着京西重要屏障沿河城—灵山防线乃至宣怀盆地。

商道中的西山大路自三家店入山，经琉璃渠、越丑儿岭、牛角岭，过韭园、石古岩、王平村、吕家坡至王平口；玉河古道自麻峪渡永定河，西行至圈门入山，经啦啦湖、天桥浮、官厅逐步爬升，过峰口庵关城，经十字道、小店子、白道子及南岭、北岭、官道等村到王平口，这条路据说是唐末割据幽州的军阀刘仁恭置玉河县并在大安山上修筑宫馆时所修，连接了玉河县治和大安山上的宫圃，所以称玉河古道；庞潭古道从庞村渡永定河，西行经何各庄、石厂、苛罗坨后翻越山梁至鲁家滩，再转西北经南辛房、草甸水、赵家台到十字道与中道重合行至王平口，因这条路也作为前往潭柘寺上香的香道，所以称庞潭古道。王平口是各条大道的会合处，有“过山总路”之称，由王平口继续向西经木城涧、千军台，过大寒岭关城后经煤窝下至清水河谷地，或西经斋堂、清水至涑水、涿鹿，或北进沿河城、黄草梁及矾山、怀来。此外还有卢潭古道、永定河左岸道、妙峰山后道等古道，往东都连着北京城。

作者/安全山
绘图/郑坚



波涛之上蹄声紧，大道起始三家店

在西山大道出入口的三家店是个占据地利优势的村落，它毫无悬念地成为门头沟山区物产的集散地，也是山区与平原地区、远郊与城市的人们相互接触交流的前线。所以三家店之于京西古道，就相当于张掖之于古代丝绸之路。西山中的煤炭、木材、石灰、蔬果，经古道运出山，经渡船或板桥过河后悉数在此集结、转运、交易；每年还有络绎不绝的妙峰山香客由三家店走上香路南道，三家店更成为他们往来妙峰山碧霞元君庙途中打尖住宿的不二之选。地理位置的优势不断助长着三家店商业的发达和村落的壮大，煤厂、商铺、会馆、寺庙俱全，大者如天利煤厂，占地3508平方米，主体建筑至今保存颇好，古者如白衣观音庵，始建于唐代，经历代使用和维修仍屹立在三家店街中，默默见证着三家店由一个渡口发展成为西山商业重镇。

今天的三家店，尽管已是门城一隅，却也不乏人气。那条穿村



上图：牛角岭关城段距离出山口不远，八方车流汇集，拉车骡马日以继夜地通过，践踏出这个奇妙的景观。深深的蹄印是古道辉煌历史的最好印证，让今人可以直观地感受当年的车水马龙。摄影/那仁木伦
下图：玉河古道峰口庵段是京西古道上蹄窝最为密集的路段之一。摄影/李长山

而过的大街依旧人声鼎沸，村西的丰沙铁路与村南的石门路更是车流不息。

一路向西沧桑尽 军商大道看今昔

北岭地区是古道中的重要结点之一，北、中、南三条干线，以及夹在其中的条条支线都在这里相遇。北岭地区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明代，刮草地（瓜草地）、安家滩、王平口、黄石港、抢风坡、十字道、青山岭（南/北岭）等地名，都在明万历年间的《宛署杂记》中被悉数记录。这些村落中，安家滩的变化之大最令我嗟叹不已。在煤炭开采传统悠久的北岭地区，似乎种地和下矿井就是外人想象的全部劳动范畴了，然而安家滩却传承着一项更加生活化的手工技艺——砂锅制作。安家滩制作砂锅算是物尽其用——就地取材的软煤研石辅以煤面儿和黄土制坯，并不是用沙土和黏土。村里最多时有七八个砂锅厂，生产的砂锅不仅在周边抢手，更销至京城和怀来等地。当然，采煤才是这里亘古不变的主题，据记载1951年时安家滩曾有16个国营煤窑聚集。而现在，骑行者和徒步者穿行于整修后的潭王路上，看到的是栽着枝枝新苗的修复后的矿山，山中再无乌金出，那份记忆却没被忘却。

同样，岁月的洗礼让古道北线和中线的人文景观截然不同。北线沿途历来充满着田园小清新风，韭园、桥耳涧、东西落坡、东西马各庄等村落，正是元人马致远笔下“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的真实写照，马致远的故居也被认为在



西落坡村，牛角岭的蹄窝上似乎昨天还在有骡队吭哧经过，临村而行的109国道更让它们跟上了时代的车轮，古朴而不作古。

远在西部的斋堂却是另一种情形。无论是车马辐辏的古道时代，还是引擎轰鸣的当下，它都在舞台中心，从未离开。西山大道由东而来至斋堂后，又分为若干线路，作为枢纽的斋堂，是门头沟西部名副其实的经济中心。斋堂不仅有着优质的煤炭资源，更因靠西的地理位置充当着门城与涿鹿、怀来地区的“中间人”，旧时斋堂川生意人有“上矾山，下城子”的说法，听起来颇有当代一些边贸城镇的味道，做着沟通门头沟内外的桥头堡。通过李甫宝先生的《斋堂地区的商业》一文我们可知，当时的衣食住行各个方面的商业店铺一应俱全，似乎并不亚于现在的兴盛程度。

檀烟萦绕人烟盛 漫话京西古道

香道意为进香礼佛之道，是京西古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风景幽丽，亦是赏景之路。

过去，门头沟至娘娘庙，主要利用香路南道，即三家店出发经琉璃渠、龙泉务、陈家庄，再翻过十八盘，经桃园、南庄、樱桃沟、抢风岭、三岔涧（涧沟村）等地至山顶。一路沿大河和沟谷上溯，行路途中的山水景观，就足以缓解香客在旅途中的枯燥心情。诸如桃园附近的阴山石刻门联，南庄附近被奉为“宛平八景”之一灵岩探胜的滴水岩，樱桃沟北山的金代皇家寺庙栖隐寺等。如今，妙峰山南道的主要部分都已被公路取代，人们驱车前往妙峰山皆依赖此路。

戒台寺、潭柘寺皆为佛寺，两寺直线距离不到六公里，自门城前往潭柘寺的信徒，有门潭、麻潭、庞潭等道路可选，前往戒台寺一般通过庞潭道——与108国道走向类似。门潭道由圈门入山，直接盘过圈门沟和鲁家滩小盆地间的平安岭即可到达潭柘寺，路途为各道最短，只有三四公里，1929年蒋介石去潭柘寺进香便选择了此路，乘汽车到圈门后，改乘山轿经门潭道前往。麻潭道自麻峪渡河，西行至冯村、万佛堂后越红庙岭，然后逐渐下到桑峪、平原至潭柘寺。这条路上现存万佛堂—“蛤蟆石”、桑峪村—平原村等几段保存完好的古道路面，还有万佛堂塔、万佛堂村过街楼等古迹。

今天的京西古道依然散发着特有的魅力和香气。随着人们历史认知和对遗产保护的加强，这条连接门头沟山川村落的古道被赋予了更多新的功能和活力。城里的人们来到古道，或漫步山野或驱车探秘；白天上香礼佛，夜晚古村借宿。过去数日骡马结队才能走完的行程，如今驱车自驾数小时即可游览一遍。这就是古道的新生，古往今来，它不曾消失，而且更加鲜活起来。

浴雪的戒台寺静谧而圣洁。始建于唐代的戒台寺拥有全国最大的佛教戒坛，是北京地区的著名佛寺。过去，由北京城前往戒台寺主要经由庞潭道和芦潭道，可以说古道系统中居于南边的几条道就是为戒台、潭柘两座名刹服务的。
摄影/金谊平



门头沟古村落

——这里是最能记住乡愁的地方

鲁晓敏 撰文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华北大地上已经不复有大规模的传统村落群存在。然而，在京西的门头沟区，居然还奇迹般地幸存着50多个传统村落，其中有3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10个人选“中国传统古村落”名录。如此大规模的传统村落是首都北京的宝贵财富和文化品牌。这一古村落群为何能够在皇城根下安然无恙地遗传下来？它们的建筑有何特色？它们背后讲述着哪些动人的故事？

鸟瞰“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爨底下村的整体布局，“青龙”位的东坡梁和“白虎”位的北坡楞子如同舒展的双臂将村落抱在怀中。以“祖山”龙头山为中心的，民居随山势高低变化分为上下两层，形成一只巨大的元宝形状，呈放射形态灵活布置在有限的面南山坡上。当初，爨底下村的建村者取意怀抱“元宝”，象征着财源滚滚、子孙后代兴旺发达。爨底下村仰仗高山的依托，以自然体现出村落的恢弘气势，是人类改造自然和回归自然的经典之作。摄影/李长山



[illegible]

京畿西路隐藏着罕见的古堡式村落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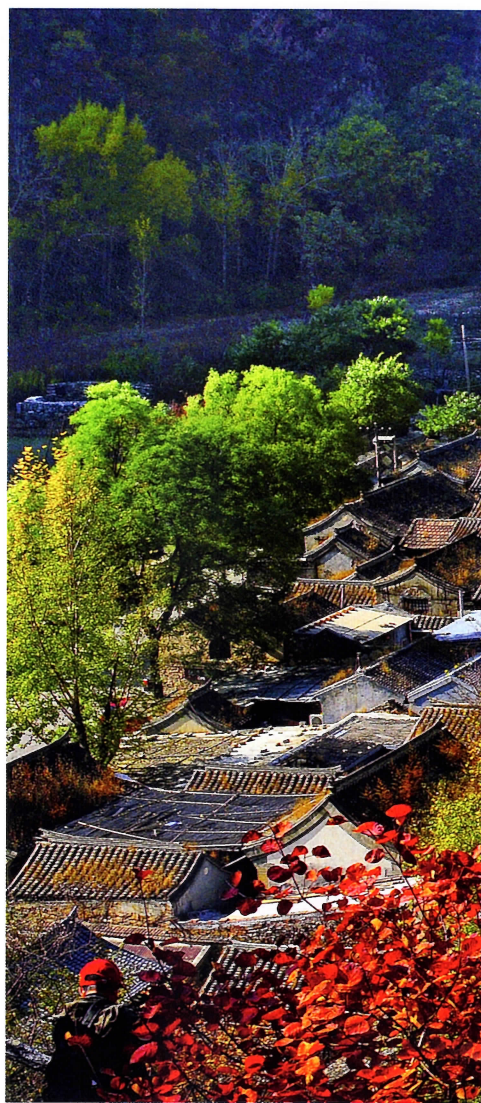
村落正前方是一条腰带状的河沟，一条近两百米长的石头围墙呈弓形环绕村前，另一条两百多米长、十至二十米高的弧形护坡墙将村落隔成两半，一半村落排列在缓坡上，一半村落骑在山崖上。粗粝的块石筑起陡峭的护坡，沿着山崖垒砌出一座座马面一般的高台，它们背靠大山站住了阵脚，形成了极佳的防御体系。

唐末五代时期，千军台附近发生过“木瓜涧之战”；公元1123
年底，金大将粘罕率领大军经西山大道奇袭辽燕京；公元1235

年，蒙古数十万铁骑绕过外长城的雄关险隘，从沿河城西黄草梁、天津岭、经十里坪一线南下，一举灭金……影响中国历史的多次战役在这里上演。明王朝建立后，为保护京城安全，不断加强门头沟一带军事防御，在各条要道上密布军事据点，筑起了大量的城池、关隘、空心敌台、烽火台等军事设施，设重兵把守此地。这些军事设施彼此互为联动，构成京西防御枢纽。

明朝实行卫所制，军人列入军籍，其子孙世代为军。军人和家属在门头沟安顿下来，军户式村落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深山峡谷之中。作为拱卫京城西路战略通道上的村落，不仅仅是生产、生活场所，必须还是军事化的据点，他们战时拿起武器即为军人，和平时期扛起锄头就是农民。明亡后，门头沟失去了防御作用，戍守在这里的大批军户解下战甲，在原来的军事要地附近逐渐繁衍成村。

爨底下村是古堡式村落的代表，这样的村落门头沟还很多：沿河城村是一座坚如磐石的城池之村；斋堂城是沿河城的辅城；



左图：爨底下村的许多四合院民居大门前立有影壁，影壁主要功能是显豪富、壮观瞻、避邪气、迎吉祥。这座影壁上书一个巨大的“爨”字，“爨”原意为一种陶土烧制的炉灶，影壁上书“爨”字寓意着生活“红红火火”。摄影/马宏杰



上图：门头沟村落的传统民居以四合院为主，利用地形地势，依山而建，分为平地四合院和山地四合院两类。古民居严格遵循封建礼制布局，装饰考究，独具匠心，具有“乡村士大夫”风范，透出古典儒雅的气质。其中，最为奢华的当属石门营村刘鸿瑞宅院、三家店殷家大院、灰峪村范家大院等一批民居。门头沟古民居多有繁缛的木雕、石雕和砖雕，工艺精巧秀美，粗犷中透着古雅。墙头、影壁上落满了壁画和壁书，先人将儒家经典画面、词句、古训以及吉祥大字搬上墙面，那些灵动的图景、飘逸的字迹，将“仁义礼智信”渗透到了每一个村民的心里。摄影/何丽

柏峪村布局如同军事要塞；西落坡村是一座由厚实的围墙、高耸的瞭望楼与暗藏的地道构成的立体防御网；赵家台村家家户户民房地底下遍布四通八达的地道，它是一座看不见的一个地下堡垒村……

在我看来，这些稳如磐石的村落丝毫不亚于晋东南古堡群、福建土楼和广东碉楼，也不逊色欧洲中世纪的古堡，它们多沿着山坡层层而建，一幢幢三合院、四合院咬定青山不放松，筑起壮观的古堡式村落群，这在国内十分罕见。除了军事遗风之外，也有着现实的意义。明清之际，通京古道上聚集了一大批商贾，他们通过地利之便积累了巨大财富，为了庇护子民安全，守护财产，一座座具有防御功能的村落拔地而起。从一个侧面上，佐证了明清时期门头沟的经济繁盛。

门头沟村落形成原因有多种，除了军户村之外，还有农户村、商户村、庙户村、庄户村、窑户村、匠户村等。这些线条粗犷的村落

大多依山傍水，具有山野大气象，具有浑然天成的艺术美感。门头沟处于京冀交界处，吸收了各个地域的文化精华，形成了一批特色鲜明的传统村落，相对完整地保存了明清以来京西山区村落变迁的历史信息，是研究北京以致华北传统村落历史的活标本。

门头沟是理想的风水试验场

古代村落的选址、方位、朝向、建设必须遵循风水的核心思想，简单地说就是“枕山、环水、面屏”。门头沟村落沿用了这一方法，大多山环水抱，构成了“天人合一”的理想格局。

灵水村先人将村落设计成乌龟的形状，龟头在南楼，龟尾在北庙，四周庙宇象征四肢，三条纵横的街道构成龟纹，一座座四合院就像龟背图。村里36盘石碾子上合36天罡，72眼井下应72地煞。有了井水的滋养，这只千年乌龟才变得活灵活现。灵水先人将“忠孝节义”的理念植入到建筑之中，运用风水设计巩固了宗族的自信心。他们加大对宗族子弟儒教精义的教化力度，天道酬勤，到了明清时期灵水村出现了科甲绵连的盛景，明清出过两任知州、多名举人，读书入仕者不胜枚举。

琉璃渠村遵循风水美学补景、点景的原则，在村东南九龙山和永定河的关节处，建起了一座壮丽的琉璃过街楼。过街楼的券额之上题写着“砺山带河”四个气势磅礴的大字，表明了此楼的作用在于理清山水界限。他们认为经过这么一梳理，收紧了水口，固定了里外通道，表里山河也变得秩序井然，从而盘活全村的风水格局。

像灵水村、琉璃渠村这样的风水村落在门头沟比比皆是，有以“金木水火土”五行布局的杨家峪村、以“九龙朝二凤”布局的斋堂镇……可以这么说，大多数门头沟传统村落都烙上了鲜明的风水印记。事实上，撇开风水的迷信成分，这种山环水抱的场所很利于形成良好生态和良好局部小气候，使得村落与山水自然地融合在一起。坐北朝南的位置延长了日照时间，冬天不受西北风的侵扰。围合封闭的布局保持着一个相对私密的生活空间。纵观这些风水设计，说明门头沟先人相当了解环境、地形、气候的作用，选址具有实用性，拥有科学的环境观。同时，风水成为村落管理的有效手段，他们通过风水实现对村落的规划，通过风水建立信仰，通过风水明确社会秩序……

经过两千年的实践总结，门头沟先人渐渐丰富了环境选择理论，他们将太行山和永定河水系纳入到风水体系之中，以山水为衬托，创造了理想的风水试验场。门头沟抵近京城，他们耳闻目染了众多风水建筑，很多经典的风水格局在此依样画葫芦般地重现。另一个原因是今天我们所见的传统村落大多建于明末清初，那时正处于风水学说最兴盛的时期，大批山西人迁徙到门头沟，山西正是中国最为追求风水的区域之一，或许，移民中夹杂着大批的风水先生，他们拍去一身灰尘，将这里的山水作为风水设计



杨家峪村隐藏在崇山峻岭中，青砖灰瓦，粗砺的石墙，踩得光滑的古道，村落未经修饰的自然粗犷扑面而来。村中多植杨树、柳树、榆树等乔木，高达数丈，冬天落叶后的萧瑟与斑驳的建筑形成了摄人心魄的美，让人想起古道西风、老树寒鸦的情境。摄影/陈玉昌



的蓝图，一座座防御与风水并重的村落在手中细细勾勒而出，村墅连延，溪涧相接，门头沟因此成为我国村落规划史上的杰作。

除了风水布局遵循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之外，门头沟先民在保护水资源、水景观上下足功夫，比如灵水村规定了九龙池池台三禁和池内三禁，池台附近不许堆粪、浆衣洗菜、宰杀腥膻；池内不许愚顽搅浑，儿童汗溺，凶泼投跳。门头沟许多村落的水井旁都有类似的规定，说明了他们对环境保护有着足够的认识。一些著名的寺庙有朝廷立的敕御碑和告示碑，禁止采煤破坏水源和周边环境。以风水的名义，朝廷的倡导，村民的自觉保护意识，共同为门头沟建立了良好的环境保护秩序。

生存还是遗弃， 北京最大的传统村落群将走向何方

门头沟村落的古民居、古街、古庙、古塔、过街楼、古戏台、古桥、影壁、茶棚等建筑物装饰考究，独具匠心。古民居以四合院为主，分为平地四合院和山地四合院两类，严格遵循封建礼制布局，具有“乡村士大夫”风范，透出古典儒雅的气质。数百年前的石雕、木雕、砖雕和墨题在各个古村中随处可见，诸如“东壁图书”、“西园翰墨”等期盼幸福吉祥一类的文字题刻则更多，这些散落的遗珍和村落中流传的数百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组合成了精彩纷呈、韵味无穷的民间艺术长廊。

近现代以来，采煤业退出门头沟，古商道迅速衰落，工业文明尚未触及这片沉寂的山地，这些历经多次战争蹂躏而遗留下来的村落，得以奇迹般地停滞在京畿大地上。它们的乡野气息与京城制式建筑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与金碧辉煌的皇家宫殿相比，那些粗粝的土木砖石建筑显得随性而安逸，多了浓浓的山野情趣和人间烟火味道。

我们到达碣石村的时候正值傍晚，村落上空飘起了稀稀落落的炊烟。村里只有20多个老人留守，古屋墙皮斑驳，屋顶荒草疯长，围墙坍塌了一地，石狮子顾影自怜，一片落没的景象。我忽然想起英雄老去、美人迟暮这样的词汇。碣石村最大的特色是井，一个总人口只有150余人的村落拥有72口水井，平均每两个人就拥有一口水井，它的密度或许达到了全国村落之最。由于旧村改造、自来水工程、居民外迁等因素，一些古井废弃了，作为古村的见证者，这时的井就像看穿历史的眼睛，带上忧伤的气质，每天都在默默地注视着村落的一举一动。

这样的村子在门头沟很多，尤其是深山坳里的古村，村里人多数外出务工，留下古宅无人看护。这是古村得以维持原貌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现在很多宅院面临年久失修，保护不当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近年来，门头沟区正在进行50多个传统村落中的传统建筑、村落选址和格局特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信息采集工作，建立了传统村落信息库。目前，灵水村、琉璃渠村和爨底下村已经开始了修缮。或许，这些历经数千年岁月风刀霜剑侵袭的传统村落，又将





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沿河城，隶属明代长城内三关之一的紫荆关所辖，是塞外通往北京的要冲之一，400多年来默默守护着山下静谧的村落。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依山傍水的小村人靠这里的山水繁衍生息，世代代怡然自得。
摄影/李秀宾

迎来自己的春天。

太阳落下山冈，天色渐渐晦暗，绵延的群山呈现出黛蓝的色泽。我们走出碣石村，这时，一个扛着锄头的老人从地里回来，裸露的肤色与村落的颜色是一致的，老人微笑着与我们打着招呼，一条大黄狗噤噤地跑了过来，围着老人不停地转圈。一个提着篮子的老奶奶站在高处的院门亲切地看着我们，眸子中闪着小鹿一般的动感光泽。

或许，这就是古村里的村民最自在的状态，他们在古村中安逸地生活着，让我们这些外来人看到了大山深处的人们惬意平常日子。或许，这就是城市人最为期待的精神渴求。

出品 / 《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
特别支持 / 中共北京市门头沟区委宣传部

监制 / 王杰
统筹 / 郭晓冬
责任编辑 / 郭晓冬 蔡杰 安妮
图片编辑 / 马宏杰
校对 / 陆凤山 李成林
审稿专家 / 刘德泉 安全山